



读者

 DUZHE

原创版精华

有一种泪水并非感动

《读者》原创版杂志编辑部◎编

TEARS AND SENSATION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读者原创版精华

有一种叫水并非感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STARS AND SENSATION

《读者》原创版杂志编辑部◎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有一种泪水并非感动/《读者》原创版杂志编辑部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1

(读者原创版精华)

ISBN 978-7-201-05754-5

I. 有… II. 读…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4887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660×96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字数: 337 千字 印数: 1-20,000

定 价: 20.90 元



目 录

第一辑：击中我生命的那些碎片

生命与诺言	刘志强 (3)
河岸双碑	鲍尔吉·原野 (5)
击中我生命的那些碎片	张克奇 (7)
一岁一岁的母爱	吕游 (12)
内心的叮嘱	夏小英 (17)
感受“女爱”	关铁梁 (19)
善念赢得的奖赏	马德 (22)
感谢短信	戴明军 (24)
给儿子的一封信	赵娅含 (26)
童趣	牛二平 (澳大利亚) (29)
爱心满分	陈绍龙 (32)
手机进天堂	易振华 (34)
断腰维纳斯	李荣华 (35)
瓶中花园	德里·贝利 (美国) 编译者：王悦 (37)
愿望	周玉洁 (40)
头上长树	莫景春 (43)
老麦夫妇和他们的中国儿子	成蓉 (46)
白头发	薛林荣 (50)
母亲的只言片语	李汀 (53)
记忆的书签	胡玉娇 (55)
我会记得	雪莱·安·韦克 (美国) 编译者：飞鸢 (57)
当他们又变成孩子	叶阳 (60)



一个关于孝道的故事	月方 (64)
孩子他爸的搞笑生活片段	夏小嫣 (66)
我是一位母亲	编译者: 朱孝萍 (68)
最温暖的陪伴	卫宣利 (70)
后背一只眼	方冠晴 (74)

第二辑: 擦身而过的梦想和灾难

在一叶花瓣上细数阳光	田野 (81)
擦身而过的梦想和灾难	小天 (84)
为那些早逝的人好好爱这世界吧	孙秀兰/口述 唐未恋/文 (88)
妈妈也会长大	杨艳 (93)
这里永远只有一个失学孩子	朱胜 (96)
女士优先	稂晓燕 (97)
拯救打工妹	韩振远 (99)
儿子	何云波 (104)
缝寿衣的母亲	燕山胡骑 (107)
人间有大美而不言	徐迅雷 (109)
妈妈的承诺	罗南·蒂南 编译者: 罗雪梅 (113)
快点快点老了吧	薛林荣 (117)
一个红色的钱包	路易丝·莫艾瑞 (美国) 编译者: 李威 (119)
亚历克斯的柠檬汁贩卖亭	利斯·斯科特 (美国) 编译者: 李荷卿 (123)
风吹过河流的声音	宋小平 (126)
大碾房	崔敬祯 (129)
红木匠	刘水清 (132)
有种称呼叫兄弟	白金龙 (134)
小张	一盈 (137)

第三辑: 记得是幸福的表达式

大自然的过客	谭金金 (145)
鱼和渔夫	风花茶道 (146)
蝎子草	杨世诚 (148)
螃蟹的哲学	夏小英 (149)
一棵长鞋子的树	嘉禾 (150)
对着麦子微笑	马国福 (152)
花的幸福	乌鹊 (154)



鸟儿自己飞	流沙 (156)
作为雁妈妈的男人	黄永鹏 (158)
最美	管桂姣 (160)
纯	花非花 (161)
请允许我送你一朵花	钱海燕 (163)
怀念泥土	吴宏博 (165)
母亲的花和恋人的花	杨如雪 (167)
蔚蓝色的鸡年	鲍尔吉·原野 (169)
雪	胡弦 (172)
最美的山路	陆勇强 (175)
低处的学问	冷空 (176)
装满水的筛子	编译者: 刘宇婷 (177)
两种动物的隐喻	许晖 (179)
创意被叫醒	孙君飞 (181)
秋天有点甜	侯德云 (183)
鸟妈妈	关羽 (186)
半瓶阳光	王清铭 (189)
记得是幸福的表达式	木千容 (191)
人间的香味	陈麒凌 (193)
玫瑰, 关于玫瑰	林一苇 (196)
别让果实长成诱惑	方冠晴 (198)
寻思快乐	孙贵颂 (200)
微笑运动	流沙 (202)
豌豆上的公主	陈萍 (204)
狸猫咖啡	二今 (206)
怀念鸡鸣	杨学义 (207)
小故事背后的真实	天舒 (209)
强盗打洞	编译者: 蒋明静 (211)

第四辑: 敲响命运的门

禅意是一种生活态度	雪小禅 (215)
你总得带上些什么	马国福 (217)
原来可以这样拼	苏怡红 (219)
被琐事诱惑	彭武胜 (221)
问题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难	文军 (223)



不要告诉我你的秘密	高原上的飞筝 (225)
两个等式三角的魔力	谷云华 (227)
当我年老的时候	尚志 (230)
财富论语	张丽洁 (232)
观棋与观人	王清铭 (235)
佛心	陆勇强 (237)
细节的魅力	吴锡平 (238)
敲响命运的门	宋鹏 (240)
笑口常开	秦小伟 (242)
糖味人生	陈银珊 (244)
排骨里的萝卜	董玉洁 (248)
让路乐	马霁鸿 (250)
地瓜酒吟	赵宗仁 (252)
校园乐事录	刘恒菊 (255)
洗澡	任至舒 (257)
一直善良	流沙 (260)
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了这样	漠漠 (262)
行走着, 记录着	吴亚章 (264)
无能为力的美妙	程永佳 (269)
漂流·体验·感悟——大山深处的接力	殷浩哲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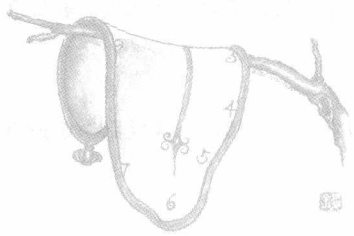
有一种泪水
并非感动

第一辑

CHAPTER 1

击中我生命的那些碎片





CHARPER 1

生命与诺言

刘志强

早就想买一部数码相机玩玩，但因为价格的原因，一直出不了手。前几天上网“逛商店”，发现有一款数码相机很便宜，便动了心。但毕竟一千多元对我来说也不是小数目，又是网上交易，安全系数还是个未知数。我便给网上的店主发了封 E-mail，直言我的顾虑。

很快便接到店主的回邮。他的 E-mail 是这样写的：

我是唐山人。

尽管我十分不愿意回想那叫人伤心落泪的往事，但因为你担心的是关于“诚信”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要跟你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我父亲的一个故事。

不错，事情就发生在大地震的那个晚上。那时候我很小，很多记忆现在已经模糊，只记得是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他急促地说：“快跑，楼可能要塌！”我不明白为什么，只见母亲好像在紧张地找什么东西，父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母亲说：“快逃，还有什么比命贵重啊！”母亲便什么也没拿，我们三个人就这样慌慌张张地逃到了楼下的一片空地上。

刚站稳，父亲忽然想起了什么，对母亲说：“糟糕，老张的相机没拿。他明天到上海出差，要带上的。”我知道相机是跟老张叔借来的，为的是给我拍过生日的照片。昨天我就听老张叔说，明天相机一定要还给他，他要出门了。

母亲说：“不行，你看摇得厉害。”

父亲说：“等会砸坏了，拿什么还老张？你看紧孩子，我去去就来。”没等母亲答应，父亲已经飞奔进楼了。

还没等父亲回来，一阵更强烈的地震发生了。我们住的楼房，就在我的面前像一栋垒高的积木一样轰然倒下。我的父亲就再也没有出来。

后来找到了父亲的遗体。相机紧紧地抱在他的怀里，一点也没损坏。可惜



的是，也没办法还给老张叔了，因为他们一家没一个人跑出来。

后来母亲便把相机作为父亲的陪葬品。我想，在另一个世界里，父亲一定会亲手把相机完好无损地交还给老张叔的。

父亲为了一个诺言丢了生命。

我若是为了金钱，丢掉了诚信，我怎么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我还算是人吗？

.....

读完他的信，我毫不犹豫地汇出了我的货款。我相信，这世界一定还有比金钱更可贵的东西。



CHAPTER 1

河岸双碑

鲍尔吉·原野

谁也不知猫奶奶叫什么名字。她白发，叼烟卷儿，背个化纤袋子拣矿泉水瓶子和纸板。家住瓦泉村西，门前是高碑店通北京的公路，每天过卡车，把太行山的石料运到外地。

猫奶奶的“猫”，典出她收罗流浪猫。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浪猫，也许是野猫繁殖的。猫奶奶怕猫吃了毒死的老鼠，就把它们捡回来抱进自家三间青砖瓦房里。猫各有地界，卧炕头的，卧红箱子盖的，卧锅台的，卧窗台的，从不乱。猫食碗也分明，青釉的谁吃，白瓷的谁用，全清楚。

有人说猫奶奶养猫是膝下无子，孤单。错了，人家有儿子。不光有儿子，上石家庄打听一下××，全知道，大画家。儿子不孝顺？更错。她儿大孝子，接母亲到石家庄住别墅，上威海住别墅，老太太不享受，总摊病。含着泪对儿子说：“这儿看不到麦地，早上鸡也不叫，日子怎么过？也不知道我的猫咋样了。唉！”

孝不如顺，猫奶奶回到瓦泉村自个儿过，嗨，精神。村东村西一天走好几遍，有时走到高碑店。老太太不光养猫，谁家小孩病了，她准去，拿着饮料、水果罐头探望，好像人家孩子也是猫。有年春节前，猫奶奶到村小学门口看孩子放学，瞅谁脚下棉鞋不抗事儿，说：“唉！这妈当的，多冻脚！”第二天，拿七八双棉鞋，分给孩崽子。自个儿叼着烟卷儿乐。

猫奶奶的事儿，集中说是这些，平时人不理会，恍惚觉得村西有个养猫的老太太，不缺钱花，也就这。

正因为这样，猫奶奶从冬至月开始到石家庄住院，村里谁也不知道。她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归结死了，感冒引起肺衰竭，享寿八十。一大清早，村后米



粮河边儿的坟茔地来了几辆车，石家庄牌照。猫奶奶儿子带一伙人给老太太下葬，臂戴黑纱，焚香，一尊石榴红缅甸的骨灰盒入土，陪葬的还有几十个彩瓷小猫，扑蝶的，望天的，逮尾的，个个好玩。填土堆坟之后，立石碑：“于李氏之墓”。而后人悄悄回城。村里没什么亲戚，也没办筵。猫奶奶走了，跟谁也没打招呼。

村里人倒没发现猫奶奶没了，只诧异河边起一座新坟，那么高的墓碑，簇新，写“于李氏”。谁是于李氏？问谁谁不知，村长也不知。在乡下，这算一桩怪事儿。人说：外村人埋咱们这儿了吧？人反诘：外村人上你这儿埋呀？

村长不踏实，这算个啥事儿呢？动脑筋想，哎！他拍大腿，会不会是猫奶奶过世了？听说她老伴姓于。众人附和：“对。”猫奶奶有日子没见了。村长给她儿子、画家老师打了个电话，说得委婉：“老太太在您那儿休养呢吧？身子骨咋样？”

画家答，老太太归西入土了。

“嗨！”村长叹一口气，告诉大伙：“猫奶奶。”大伙渐渐缓过神，她的形象跟着走进脑海——

猫奶奶给瞎眼老王太太送过一床新被子。

猫奶奶雇人拉土把学校操场填平了。

猫奶奶……

净是猫奶奶的事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

村长讲：“这不过是鸡毛蒜皮的事儿，猫奶奶拿五万块钱，你们知道不？捐咱村小学了，人家不让往外说。你们哪知道？”村长顺鼻子出一口长气。

有人说：“那，咱们得纪念呀，不能没反应。不过……”

“啥不过？”村长问。

“于李氏这个墓碑，谁也不知道哇！咱们能不能再立一个‘猫奶奶之墓’，让孩子们存个念想儿。”

村长嘬牙花子。墓碑哪有立两块？再者，“猫奶奶之墓”不庄重。归了，他拗不过村民意志，给画家打电话，商请此事。画家训村长一顿，待听到村长慢慢述说村民愿望，也感动了，说行。

这么着，猫奶奶坟前又立一块碑，和另一块一模一样，上书：“猫奶奶之墓”，落款为“瓦泉村全体村民”，双碑并立。立碑那天，村长找吹鼓班子弄一通，大伙吃一顿，祝猫奶奶在天堂快快乐乐。

往后，清明节一到，小孩子们三五成群到墓前献花，野花放在“猫奶奶之墓”下面。



CHARPER 1

击中我生命的那些碎片

张克奇

—

母亲离开我时，我才呼吸了人间 20 天的新鲜空气。产后大量出血，医疗条件的极端落后，一个年轻的生命很快地枯萎了。直到现在，她唯一的儿子在无穷的思念里，对她也只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而没有具体的样子。但母亲是活在我心中的。母亲以自己的大命换取了我的小命，我不知她这样做值不值得。从我懂事那天起，就知道生命不仅是自己的，也是母亲的，如果我不能好好地活着，人们惋惜的，绝不会是我，而是我的母亲。

我家附近有一盘石碾，每天来推碾的人络绎不绝。7 岁的一天，我闲着没事，就到碾棚帮一个奶奶辈分的老人推碾。推完后，老人抚摸着我的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娃，多像他热心肠的娘啊！”那一刻，我的全身颤抖了，泪水忍不住就要流下来。我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到村南的大树林里，抱着一棵大树号啕大哭。母亲，在我身上居然还能看到你的影子，这是我多大的幸福啊！

从此以后，我几乎天天去帮人家推碾。粗粗的碾棍，窄窄的碾道，寄托了一个少年无限的希望。在那里，我经常能听到那种令人激动的称赞。只有在那一刻，母亲才在我心中具体成一个触手可及的形象，我和母亲才隔了厚厚的土地和遥远的苍穹面对面站着，站得彼此泪眼婆娑。

长大后，我离开家乡到远方去流浪，开创自己的事业。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保持着一副热心肠，用满腔的热情去爱周围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我能对别人有所帮助并竭尽全力时，我感觉是最幸福的。因为那是我离母亲最近的时刻。



二

父亲躬耕于偏僻乡野，却喜欢收藏书籍。

父亲的藏书内容丰富，且数量不断增长。起初是用一个纸箱子装着的，后来又用上了大木箱子，到现在已收藏了满满八大箱。由于藏书太多，他甚至不得不在原本狭小的房子里单独设置了一间小书屋。

父亲喜欢藏书，却很少读它们。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把书籍认真整理一遍。父亲说，虽然不大读，但只用手摸摸也觉得满足。真是应了一位作家所说的“抚摸也是一种阅读”。

父亲的藏书曾让不少走街串巷收破烂的垂涎不已，但每次都被父亲板着脸面孔堵了回去。他们一走，父亲便急急地走进书屋，仔细地把书检阅一遍，好像那些收破烂的都长着许多无形的手，一进院子就能偷走什么东西似的。嘴里还不住地嘟囔：“书是人的才气之所在，把书卖了，不就是等于把人的才气给卖掉了！”

其实，父亲的藏书，只不过是咱们兄妹几个用过的课本，以及一些咱们随读随扔的书刊。

每当逢年过节，咱们几只出笼的小鸟一起飞回家中，父亲总在酒足饭饱之后要咱们陪他一起整理那些书籍。父亲真是个有心人，就连咱们的小学课本都一直保存着。看着它们，咱们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从前，书上密密麻麻的笔记，说明咱们曾经奋斗过。一瞬间，被城市的灯红酒绿麻木了的心灵蓦然热血沸腾起来。父亲常常边整理书籍边向咱们重复那句已不知对咱们说过多少遍的教导：“只为咱们细嚼慢咽‘啃’过的这些书，也应该好好地珍惜现在的一切。”说这句时，父亲总是一脸的严肃。

用心良苦的父亲，您收藏的哪里是书籍，那分明是咱们的成长历程啊！

三

进入围城数载，日子过得极其平淡。恋爱时的花前月下、蜜语甜言都被时光一点点地剥去，随风飘逝，我甚至经常怀疑咱们的生活中到底还有没有爱。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秘密。

结婚以来，咱们的早餐几乎都是面条。因为省事，也因为都爱吃。我天生懒惰，在家务活上很快就败下阵来，早餐也自然由妻承包了。说实在的，妻的厨艺并不高明，刚开始那阵子，手忙脚乱不说，面条不是下多了就是下少了。下多了吃不了，倒掉了着实可惜；下少了不够吃，肚子不愿意。为此，我与妻



讨论了好几个晚上，可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总不至于迂腐到一根一根地数或买个秤称吧。办法没想出来，妻却明显地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我就不信把握不住这个量，工作时间长了还熟能生巧呢！”从此，妻做早饭特别用心，很快就达到了一人一碗不多不少的水平。对此，我很满意，妻更是倍感自豪。

一次同学聚会，我无意中听到邻座的两个女同学在悄声交流为人妇的经验。其中一个说：“早上下面条真是烦人，不是下多了就是下少了，害得我没法挨说。后来一个好朋友告诉了我一个妙方，就是每次都先把丈夫的碗盛满，如果自己的盛不满就先动筷子开吃……”

我心里不禁一颤，莫非妻子也是这样做的？联想到妻子每天早上心安理得地接受我的称赞时那似乎有些诡秘的笑，我更加疑惑。经过几天的细心观察，我果然发现妻子的手段竟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如出一辙。那一刻，我突然感觉有一股暖流在心底汹涌开来。

原来爱情就是这么简单：它被生活揉碎了，又撒入了生活的点点滴滴。

四

一个普通小镇的十字路口，因为一条南北走向省道的经过而生出些许繁华。十字路口的西南边，一位老人终年经营着一个小小的水果摊。我与老人的相识极其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的公司就在那个小镇上。每到周末，我都早早地赶过去，等她下班。我们不见不散的地点就定在了那个十字路口。时间长了，那个老人就注意上了我，并且极其热情地把我招呼过去，拿出马扎让我坐下，很自然地和我攀谈起来。一回生，两回熟，从那以后，我与女友的接头地点就移到了老人的摊位处。生意忙的时候，我就帮老人算算账；没买卖时，我们就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地拉呱，上至国家大事，下到人生烦琐。

一年后，我与女友修成正果，在县城里安了小家。我与那位卖水果的老人从此断了音信，慢慢有些遗忘。2002年秋季的一天，我坐车去岳母家，在那个熟悉的路口倒车，刚下车就听到有人喊：“哎！爷们儿，再过来坐坐歇歇！”那声音熟悉极了。我情不自禁地朝水果摊看去，果然是那位老人正满脸微笑向我打手势。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与老人叙起了旧情。

突然，老人问我：“这段时间怎么没见你去小孩他姥娘家？”

我一阵惊讶：“你怎么知道的？”“我天天蹲在这个路口，每到周末就特别注意去杨家河的客车。我知道你去岳母家就得坐这条线上的车，以前发现你基本是一星期一趟，最近连续几个星期都没看到你。”听他这么一说，我简直就是诧



异万分了：“你真有心！”老人有些得意地把眉毛一挑，小眼一眯缝：“说实话，爷们儿，咱们虽然不沾亲不带故的，可很说得上话，这几年我还挺挂念你的。”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面对这样一份萍水相逢的牵挂，我的心情一下子复杂极了，除了感激，更多的是对老人的愧疚。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人在默默地挂念着自己。自那以后，每次去岳母家，我都要选择客车右边的位置坐下，有时宁肯站着。这样，每次经过那个小小的水果摊时，我都会打开车窗，迎着老人的目光摆摆手，或者对着他正忙碌的身影喊一声。

短短的一瞬间，两个人的脸上都溢满了微笑。

五

朋友自遥远的东北给我寄来一片树叶。在信中，他问我：“如果塞上耳朵，只用眼睛看着树叶，你能不能听到风的声音？”

我对朋友的这种做法感到很好笑。塞上耳朵，眼睛瞪大了很长时间，我也无法将这片树叶与呼呼的风声联系起来。便如实告之。不几天，这位朋友又来了信。他说，他现在才真正体味到我写的短诗《听风》中的几句：“风的声音并非只有一种啊/它的脚步/是踏在人的心上。”现在的他，只能用眼睛盯着树叶，用心去聆听了，呼呼的风声常常感动得他泪流满面。因为一场车祸使他的双耳完全失聪了。

我震惊。这位朋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笔会上结识的，很开朗很健谈。缘分真的很怪，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的他，偏偏和我这个初涉文坛的毛头小伙谈上了话，且越说越投机，一开始就进入了老朋友的角色。短短七天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漫步天安门，泛舟北海，攀登长城……就在那时，他告诉我，他最喜欢听自然界的聲音。他常常站在空旷的原野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风的声音漫过他的心际，便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说这话时，他又闭上了眼睛，仿佛又听到了风声。

笔会结束后，我们彼此留下通讯地址后就各奔东西，天各一方。我们只能在心底互相祝福，从报刊上相互了解一些情况。我很惊讶他近年来的创作竟带上了沉重的调子，甚至沉重得让人无法拾起。我担心他的生活中出现了大的变故，便去信询问。他回信说没有，活得挺好。

现在，朋友终于向我坦露了这一切。我心里除了难过，还有对生命的怀疑，生命太脆弱了，随时都有被伤害或被剥夺的可能。朋友在信里的叙述很平静，就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受到伤害的是别人而不是他。我知道，他之所以现在才告诉我，是因为这个阶段是他调节心理平衡、自我恢复的过程。他不愿把痛苦宣泄于我，让我为他难过。他说，生命真的很怪，事情没有发生时让人觉